

虫飞蚁走也惊魂

郑军

过年了，我买了一对门神贴在家门上，我自然不在意这东西，但外婆住在我家，要尊重老人的习惯。要不是她提醒，我和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连春节是哪天都记不清。不过，那门神也不光是装饰品：门神的眼睛是直径3毫米，厚1毫米的摄像机，可供平日闲居在家的外婆看清来访者一举一动。贴好门神，我又把一杯热茶端到老人面前。杯壁上有十多条半厘米宽的彩色线带，一个人握杯数秒后，这些线带分别变化为各种颜色，表示脉搏、血压、呼吸，以及心、脾、肺等内脏器官的健康状况。小小的水杯拥有半所医院的功能。什么？这东西多少钱？说出数目恐怕你难以理解，因为几十年的通货膨胀积累起来也是个吓人的数字。

这么说吧，在街角的垃圾桶里，经常可以看到用坏了的这种杯子。然后，我又对老太太重复了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人叫门怎么办？”老太太问。

“拍三下巴掌，门会自动打开。”我答。

“空调温度太低了？”“大声咳嗽一下，空调听得见。”“室内光线不舒服？”“跺一下脚，自动调光玻璃往暗里调；跺两下脚，往亮里调……”……在我这间小小居室里，大约有三、四千块芯片分别装在水杯、牙刷、门锁、玩具、图书护封和抽水马桶等处，使它们能干得仿佛有灵性一般。

“得，忙你的去吧，我都记住了。”其实每回外婆都会被这些暗语绕糊涂。不过没关系，小米粒大小的无线电话嵌在我的耳朵眼里，即使我走上月球，老太太也可以随时向我请教。

我向外婆道了别。然后，正正发型，拉拉西装下摆。拍一下墙壁，双层挡风窗自动滑开，我迈步向前，从二十五层楼上直接跳下去！

不用为我担心，因为我身上有一套个人喷气装置，其部件分别嵌在我的皮鞋，腰带等处。如今的房门就是为外婆这样受不了眩晕的老人准备的。在我降到地面之前，我分别同擦身而上的张先生和李太太打了招呼。

我生活在纳米技术普及的几十年后的时代。拜这种伟大创举所赐，电子技术、材料技术、机械技术、显微技术都尽可能的缩微化。瞧，一辆出租气垫车被我拦下。因为个人喷气装置续航能力小，跑远道还得需要这些车：床板大小的底盘上覆着有机玻璃罩，发动机肯定有，只不过缩微在1厘米厚的底盘里。

不一会儿，我来到航空港。

能缩微的部件都缩微了，能扩展的才能扩展。比如我眼前要乘的这架全翼型空天飞机：没有机身，几层楼高，两个足球场大的机翼里可容纳两千乘客。这种巨物能飞上天，盖因原来装一台发动机的地方，现在能装上一百台同样功率的发动机。

不过，每次接受机场的登记检查时，那繁琐的程序也告诉我，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如今恐怖分子的装备也大大缩微化，曾有人用半颗花生米大的炸弹嘣掉飞机的安全门栓。可如今，谁身上不带十几件乃至几十件缩微器

具呢？有些个人开业的小老板甚至把整座工厂背在身上。那是公民的权利。于是，每次检查，若干台扫描仪便会在你身前身后上下盘绕，找到每一台缩微机器，分析其构造，功能……。

终于，我得以走进宽敞的机舱，这里如同宾馆大厅般宽敞豪华：座位散在四周，中间是酒吧、茶座、台球案子，地滚球道……唯独看不到什么机器设备，他们尽可能地被缩微在你想到和想不到的地方。我端过一杯饮料，来到一处软座里休息。不用系安全带，微微一颤后，这家垂直起降的飞翼变生空了。

我要去的地方是太空站。航天技术是纳米技术的主要受益者。因为大物件送上太空，需要溜须必较的计算有效载荷，如今宇航员升空时，左手拎着一个物理实验室，右手拿一个生物实验室，肩膀上还可以扛一台大功率射电天文望远镜。宇航员在太空站里，也不必再紧紧巴巴地缠在仪器设备中间。象我老婆那样常驻太空站的工作人员，甚至可以分到一室一厅带个人卫生间的太空宿舍。

在不远处的一个台子上，坐着一个白人汉子，四五十岁之间。打一上飞机，我就觉得这小子不地道，一双贼眼溜来扫去，神秘兮兮。果然，飞机刚一升空，他就拦住一个空中小姐。

“先生，请问您有什么吩咐？”“找你们机长来！”“抱歉，机长很忙，您有什么事找我们就行了。”“找你们机长！告诉他这架飞机被我劫持了！”空中小姐打量他片刻，终于忍不住笑起来，直笑得弯下腰去。白人汉子拍案大怒。

“笑什么笑，你的小命有富裕？”空中小姐连连应声，捂着嘴，一边笑一边走开了。闹嚷嚷的机舱里，只有周围几个人听到他们的对话。包括我在内，大家不知深浅，不敢妄动，倒是一位小姐闻言大感兴趣。

“您好先生，我是 I M E 电视台记者。请问您准备劫持这架飞机吗？您的目的是*裁蠹渴遣皇嵌员寤炷K 箍频纛敖谄澜辈还 硃究挂棕炕蚌撙 园 K 箍为刈；崛毡敬筇鏖慥植勘硃静宦 俊*“待在那别动，你们谁闯到我身前五米，小心机会人亡！”小姐吐了吐舌头退了下去。机长闻讯赶来，在那家伙五米站定。

“请问先生，您对本航班的服务质量有什么不满，尽情提出，这里距地面十几公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谁和你开玩笑。你立刻让飞机悬停在平流层，等我的要求满足以后才能继续航行，否则将有严重后果。”“请问，您所指的严重后果是什么？”机长显然不相信对方的法力。只见那白人汉子手打响指，口喝一声“哎！”厅里主要灯光一时俱暗，只剩一些应急灯放出昏暗的光。大厅里顿时鸡飞狗跳，混乱不已。机长倒吸一口凉气。周围若干先生太太见此情景，不约而同的捂住自己的咽喉。我知道他的联想到了什么：几个月前，某非洲国家元首被恐怖分子炸穿咽喉身亡，凶器就是伪装成苍蝇的炸弹。但我却知道，此种尺寸的装备，是逃不过机场的检测的。白人汉子当另有更小的法宝。

对方有这种道行，机长不敢造次，跑回驾驶室处理紧急事务。劫机者又向那位俏小姐招招手。

“你是电视台的记者？”“是的。”“拥有全套采访设问？”“随身携带。”“怎么证明？”那小姐不知道弄了什么手脚，只见不远处一面壁挂式电视中止球赛转播，换上劫机犯尊容。看那角度，摄像机当藏在俏小姐身上：那耳

坠当是录音机，胸花当是摄像机，又或者从上面数第一枚扣子是录音机，第二枚扣子是摄像机，总之机关人人有，各具巧妙不同。

“真是我？”劫机犯看到自己的模样，诚惶诚恐地整理衣冠。

“真的是您，全世界都在关注您。”“全世界？”“是的，如果此时世界上没有另一起劫机案的话。”知道这么多人为自己捧场，劫机犯性趣大增，腔调也愈加高亢：“卡尔曼斯基总理，你听着，你身为日耳曼人的领袖，竟然娶个黑鬼做老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求你在一个小时内和你的黑鬼老婆办妥离婚手续，否则，我就炸毁飞机，让这两千人作太空垃圾。

众人释然，此君原来是德国新的纳粹分子，他们对德国掌门人的新婚大为不满，如今竟以这样激烈的手段抗议。

刚才白人汉子露的那一手，看似惊天动地，窍门却很简单，只需一块肉眼也隐约可见的芯片即可。当然，要从偌大机身中寻出这样关键的芯片，也确实需些手段。不过这手段我也有，因为我是国家安全局的干员。在我的指甲缝里，藏着一些灰尘般大小的探测器，能爬善飞，会照像扫描和会做理化分析，神通广大，只是累得老婆常让我剪指甲，怕藏污纳垢。

我将十几枚探测器偷偷弹出，让他们四散飞去。我又揉揉左眼，左眼戴的隐形眼镜变成了显示屏。本来瞳孔前十厘米内的事物无法被看清，但此显示屏具有反调焦功能，弥补了这一自然缺陷。

几分钟后，小家伙们纷纷爬进各主要电脑硬件中，边前进边搜索。呜呼！只见一些细小颗粒粘附在芯片上。细细量去，之有 0.05 毫米，远是人类视觉范围之下。放大看来，每个这样的小颗粒竟然就是一枚巡航导弹：制导部、推进器、战斗部一应俱全，静候着白人汉子的指令。这样一枚导弹在指尖上爆炸，未必有蚊子叮一下厉害，但对已纳米计的芯片世界来说，绝对是重磅炸弹。我又让探测器对这些遥控导弹作度量分析：水分、酒精、硝化酶……于是，我知道他们是从何而来的了。

我忙，白人汉子也没闲着，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尼泊龙根到腓列特人帝，从裨斯麦到希特勒，历数德意志民族优良传统。这家伙技术精良，论劫机经验却是个雏儿，只要在他引爆炸弹前制服他，一切危机俱会烟消云散。

我灵机一动，一拍巴掌。“对对对！这位德国大爷说得太对了。日耳曼人啊！世界上最理智的民族，如今竟做出这种荒唐事。上行下效，以后你们的州长，市长，大公司总裁都娶了外国老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一边说，一边向他接近。

遇到知音，倍加兴奋。白人汉子一拍大腿“就是嘛，饿死事极小，混血事极大。如今世上什么都虚假，血统再不纯正，何处去寻真诚？”没等他发完感慨，我健步冲上去，抓起桌上的餐具砸在他嘴上。谢天谢地，餐具无法缩微，足金足两。白人汉子应声翻倒，腮帮子上炸出一个血洞。

太空站里，晕头转向的劫机犯被扒光衣服扔进除尘室、直到最后一例可疑的灰尘被吹净才收监下狱。警方已经得到初步结论，该犯将微型巡航导弹藏在假牙里。混上飞机后，只需打个喷嚏，导弹便随飞沫而出，依靠地形匹配原理四处寻找目标，附在上面，等待假牙里启动器的指令。

小别胜新婚，我和妻子相拥着走进她的宿舍。不料，床上一颗针尖大的灰尘打乱了我的兴致。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用指甲挑起，放到左眼前仔细观察。

“你有洁癖呀！一点灰尘也大惊小怪！”“大惊小怪！哪天你的新整形的鼻梁被这么大一粒灰尘炸开一个小洞，你就晓得*骰 耍*”

万贯家财

作者：郑军

（一）

2045年9月20日，中国科幻文学大师吴岩度过了他83岁寿辰。在其早期系列作品中，他塑造了“聪明蛋”这一深入童心的艺术形象。“聪明蛋”由小说而入影视，由影视入玩具、文具，并成为著名童装品牌。在21世纪中期中国孩子的心目中，“聪明蛋”的知名度已不亚于孙悟空。

日前，天正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聪明蛋”艺术形象做了资产评估。根据作品发行量、传播程度、社会影响、所获荣誉及有关商业品牌的信誉，将其估值为17.6亿元人民币。

（二）

杨宜民匆匆地从吴岩家中赶回事务所。他不是科幻迷，对前去贺寿的科幻界人士所知甚少。他所做的，就是代表事务所，当着记者们的面，将“聪明蛋”的资产评估证书送到吴岩老人手里。

上午8点半，他赶到事务所所在的写字楼。他在一楼小卖部买了一套煎饼果子作早餐。

事务所在写字楼的二层。杨宜民走上楼梯，正对楼梯口是一个宽大的中厅，对面墙壁上方是一行龙飞凤舞的大字：

把一切标上价格！

40年前，当老牌的资产评估师还在蜂拥着为房地产或商标估价的时候，怪杰刘天正便喊着这句口号杀入资产评估业。第一笔业务就让同行瞠目结舌！受温州市政府委托，为“温州”二字作无形资产评估。

改革开放以后，素有经商传统的温州人杀向海内外，无孔不入地开发着各种市场。

温州市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大为提高。各地“温州酒店”“温州发廊”乃至“温州村”、“温州城”纷纷涌现。刘天正率领众兄弟历时半年，走遍大半个地球，广集贤料，终于为“温州”二字评出1800亿人民币的巨值，相当于当时温州市两年的生产总值。据此，温州市政府成立“城市形象资产办公室”，声明温州市的城市形象是温州人民辛勤奋斗的结果，任何商家若使用“温州”二字作为品牌标志，需交纳城市形象使用费。温州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收取此类费用的城市。

这笔业务完成后，刘天正便以其惊人的限光和气魄，将天正事务所发展成为同业翘楚。同时也将资产评估的业务范围大大扩展。现在，身为事务所名誉董事长的刘天正早已退居二线著书立说，阐释他那句名言的深意，教人们如何具备一双慧眼，从一无所有之处发现财富。

标语下面，是一面宽大的液晶显示屏。上面滚动式地播出一些“背景市值资料”。

那是一些公共无形资产的市值。这些无形资产没有所有者，但却是普通评估业务必须借助的资料。这些资料由国际资产评估协会委托各国会员集体评估。扬宜民和几位同事一起，一边吃着早点，一边浏览着这些“背景市值资料”。这是同行们上午开业前必修的“课程”。

在“通用语言价值”一栏中，汉语价值依然稳居世界第一、英语和日语激烈地角逐第二名，位次变动最大的是班图语系诸语言。由于非洲经济的振兴，这些语言的商业价值大辐飙升。

在“产地名称价值”一栏中，发生了显著变化：日本首相伊藤于二战结束 100 周年之际，发表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谎话，引起亚洲各国人民强烈反对，“日本制造”一词的市值暴跌 5000 亿特别提款权，排位滑到第 10 名，落在“印尼制造”后面。

在“条约、协议价值评估”一栏中，新近签署的“南北韩统一协议”被估值为 6

亿特别提款权。来自世界各国的评估大师们逐字逐句地推敲协议文本，并根据协议为朝鲜半岛提供的商业机会作出了这一评价。

.....

扬宜民咽下最后一口咖啡，拐进自己的九公室。对于这些资料他只是有兴趣而已，就象白领们上班时爱翻报纸一样。

上午的第一位顾客是位小姐，说话拘谨，看得出社会经验不多。小姐捧上一叠资料。

说明自己刚刚毕业，即将谋职，请事务所为她的工作能力作价值评估，并建立价值档案。

扬宜民一边翻着资料，一边心里觉得好笑，顾客便是上帝，资产评估业也是如此。

但这些个顾客在评估师面前总是毕恭毕敬，仿佛给评估师一个好印象，评估师在作结论时就会多添一个 0。但久经历练的评估师早已能做到宠辱不惊，严格以资料为凭据。扬宜民一页页翻着学历水平、教师评定、实习鉴定.....

“你没有心理测评资料？”

“哦.....没有。”

扬宜民迅速地敲了几下键盘，把一张打印好的卡片递给小姐。

“你到这个心理测试机构去作一下心理测试，心理素质是一个人极重要的无形资产。”

小姐走了，又进来一个小伙子。他没带任何书面文件，却拿来几盒录音带。（此处原文有脱露）自我介绍他是河北省香河县人。杨宜民知道这地方口音比名气很大的“北京话”更接近普通话标准。录音带里录着他的朗诵和会话资料。

“有专家鉴定吗？”

“有，录在最后面，语言研究所鉴定的。”

“好吧”扬宜民让助手收起录音带，“我们要查阅语言文字方面的职业分布，收入水平等资料。后天上午你来取评估结果。”

接下来是一对夫妻，他们把一张照片递到扬宜民面前，照片上是个七八岁虎头虎脑的男孩子。

“过几天就是我们孩子的生日，我们想把我们对他的爱作一个评估，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不知这样做有没有可能。”

“当然可以。”杨宜民把握十足地说：“你们要提供以下资料，从出生到现在，你们用于孩子身上的花销，以及购物时的原始单据。不全没关系，我们可以参考浮动标准。”

如果你们为孩子投有人寿保险，请带来保单。这些只说明过去，更主要的是将来，你们大约会在 50 年之后去世，也就是说你们要和你们的孩子共同生活 50 年，在这 50 年间，你们准备为孩子提供哪些帮助？包括教育、就业、婚姻等方面。我们要由律师起草并经你们签字的正式材料。”

夫妻俩对望了一跟，“我们这就去准备。”然后，双双出门。

50 年前的资产评估师很难想象后辈们会为如此五花八门的事物作资产评估。其实这并不奇怪。保险业的先驱们就不曾料到，诸如鼻子、眼睛、胳膊、大腿乃至婚姻关系后来都成了承保对象。杨宜民永远忘不了他来事务所第一天时的情形。那时，他后来的师傅就坐在他现在的位子上，大大咧咧地翻了翻他的个人资料。

“嚯，百万富翁来了。”

杨宜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惹得师傅这样奚落他。他刚刚大学毕业，没领过一次薪水。没想到师傅说完，就打开电脑，一边向杨宜民询问资料，一边敲击键盘。不一会儿，

便打出一个表格：

杨宜民个人无形资产总值：

专业能力——21 万元

语言能力——7 万元

外形——6 万元

心理素质——18 万元

父母的爱——51 万元

总计——103 万元

“我算得粗糙，不过与精确值差不了几个百分点。师傅将打印纸递到目瞪口呆的杨宜民面前，“这世上没有穷人，只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更不懂得珍惜。”

（三）

杨宜民送走了上午的最后一位顾客，伸了一下腰，“该下班了。”这时，一个小伙子掐准时间走进办公室。他是杨宜民同学的弟弟，勘探队员。除此之外，他还是公司的客户。

“中午到哪儿开伙？”他一进门便招呼道。

“怎么，你有主意？”

“去美食世界吧，我请。”

杨宜民不苟言笑地接待了一上午顾客，此时熟人见面，倍感轻松。他们来到只隔一个路口的美食世界大厦，那是一幢 40 层的大楼。你从一楼到顶楼可以尝遍全世界的美食。

甚至包括爱斯基摩人的海豹肉。当然不是那种带冰渣和凝血的原始风味。大厦顶部有一个飞碟状的金色造型，这使得大厦在林立的房屋建筑中特别容易被认出。当时设计师担心会有后来者抄袭这一建筑式样，特为此创

意申请了专利，并到天正事务所作了评估。

他们来到六层，叫了清淡苦涩的日本菜。酷暑时节，这类菜肴倍受欢迎。扬宜民特别会点菜，因为天正事务所里拥有世界上 6000 多种菜肴名称的评估市值。勘探队员看起来想猛吃一通。他叫了一瓶清酒。扬宜民下午还有业务，只要了杯软饮料。

“高兴的时候，我就大吃一通，表示庆祝。伤心的时候，我也大吃一通。”勘探队员的话是在咀嚼的间歇中讲出来的。杨宜民必须耐着性子把它听完。

“那你现在呢，高兴还是伤心？”

勘探队员的表情既非高兴也非伤心，却是一副调怅的样子。

“我也说不好，”又犹豫了一下，勘探队员终于吐出了一句略带愤懑的话：“为什么她占那么高比例，我努力了半年才升到 27%”

半年前，勘探队员带着新婚妻子一位实习女医生来到事务所，兴冲冲地请扬宜民为他们新缔结的婚姻关系作评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扬宜民要他们申报从恋爱到结婚的各种有关资料：双方家庭的收入及消费水平、新家庭的收入及消费水平、恋爱期间及结婚时的各种花

费、婚姻对双方物质上、精神上带来的收益等等。最后，为他们的婚姻关系估值为 67 万元。其中，女方拥有 78% 的份额。

扬宜民知道勘探队员的询问类似于抱怨，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作解释，因为每一次解释对他的事务来说都是一次有力的宣传。

“在确定你们各自所占的份额时，我们使用了机会成本核算法。你爱人选择你的时候拒绝了另一个人的求婚。对方拥有亿万家产，你爱人所放弃的这个机会价值多少，我们是作过精确评估的。”

勘探队员将一大杯清酒一饮而尽，借着酒劲，摇晃着扬宜民的肩膀。

“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个比例，我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好像我们不是结婚，是我接受她的施舍。”他压低了声音：“扬兄，你……你能不能把份额修改一下，反正那些财会术语我不懂，她更不懂。”

这时，一句话涌上扬宜民的心头。那句话是他师傅常挂在嘴边的。有时当着顾客也会吐出来，但大部分时间是把顾客打发走以后，对学徒们讲的。

“谁他妈也别占人便宜。”

师傅告诉弟子们，这句粗话就是资产评估业的真谛。此时，杨宜民的脑海里清楚地印着这句话，当然，他不像师傅那样可以把它随口抛出。“无论是你们的婚姻价值，还是你们各自的份额，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不过把它们具体化而已。”他拨掉对方的手，又反过来拍拍对方的肩膀。

“我知道你心里别扭，但你可以努力，你可以为家里多挣些钱，多分担家务，或者成就事业，使你们家庭的整体价值上升。如果你能出示有关的文件资料，下次重估的时候你的份额就会上升。”

“但也升不到 50%？”

“不可能一次升到这个比例，要补偿她作出的牺牲，你还要作很多努力。记住，这就是份额比例的意义。如果你不这样想，那么你的份额是否上升便成了问题，你们的婚姻关系也肯定要贬值的。”

（四）

老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大部分资产评估师不愿搅在这些小事中，

在扬宜民办公室的左邻右舍，同行们正在做着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瞧，第一事务组的成员们钻在古籍堆中，个个都成了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学者。他们受国务院文化遗产基金会的委托，估算历史人物姓名的市场价值。商家们如果再起“康熙大酒店”、“罗贯中佳酿”一类的名称，必须向文化遗产基金会缴纳相应的冠名费，基金会再将这笔费用用在保护实物性质的文化遗产上。

第二事务组的人们认为他们的工作也同样高尚无比。受中国科学院委托，他们要评估中科院基础物理研究所新近提出的“宇宙弦”理论的潜在市场价值。据称该理论是基础物理学划时代的突破，评估结果将是个天文数字。但为了进行比较。评估组的人们还要事先计算出

牛顿定律和相对论的市场价值。这些日子，第二事务组的成员整天公式不离口，让同事们敬而远之。

面对这些大事业，扬宜民不为所动，坚持为小人物们发掘身边的财富。他相信自己选择的方向。

又是繁忙的一天。上午第一位顾客是一位年轻文人。说话神秘秘的。好半天杨宜民

才弄明白，原来他是替别人跑腿。当今一位文坛大师收他当挂名弟子。有一天，大师在与记者交谈时顺嘴说了一句：某某的作品不错，将来大有发展，不料这句话见报后，某某的作品集销量大增。大师忽觉吃亏，便想为自己这句“金口玉言”估一个价。但又碍着文人的面子，只好打发弟子代劳。杨宜民一边忍住笑，一边要对方去准备读者反馈信息，发行量记录等资料。

第二个人拿了一个地产证书，说这是祖上留下的遗产，但别的事务所都说不值一文。

扬宜民心里纳闷，地产乃是只涨不落的资产，怎么会不值钱。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 50 多年前，一家公司别出心裁，推出“拥有一片美国”的商业活动，声明该公司在美国 50 个州各购买了一片土地。买主只要花不多的美金，便可以在每个州拥有 1 平方英寸，合 50 平方英寸的土地。即使拼在一起，这些土地也只够一个瘦子撂下自己的屁股。那时正值改革开放之际，国人对美国既钦慕又陌生。于是传言四起，甚至有人说买了这片“美国”便有资格办绿卡。面前这位顾客的祖父买了一份，留给后代保值。

年方 30 的扬宜民不知道 50 年前这场轰动一时的拍卖活动，但他仍然由衷地佩服作此创意的人。他对顾客解释道：这个证书的确不值钱，而且越是在严格的资产评估师眼里越不值钱。他又劝慰道：时下美国房地产的平均价格已低于中国，如果真想“拥有一片美国”，大可带着支票薄到那里挑选。

利用接待顾客的间歇，扬宜民向外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催一位客户赶快提交最近的商务活动报告。这位客户是个商人，在事务所建有个人商誉价值档案。事务质每隔一个月，要根据客户最近的商务活动报告，重估其个人商誉价值。在这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商誉乃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无形资产。金融界早有惯例，一个人拿着资产评估事务所开具的个人商誉评估证书，可以申请不超过商誉总值一半的无抵押贷款。正因为这样，也有人在评估商誉时想投机取巧。扬宜民耳闻这个客户经营上出现亏损，但迟迟未见对方寄来商务报告，料想对方要拖到重估期满，对本人心存侥幸。扬宜民措词严厉地提醒对方，如果对方的业务亏损是由事务所查出，而非客户据实及时申报，客户的商誉将大打折扣。

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扬宜民从实习生手中接过凉茶，送到嘴边……

一个年轻女人推门进来，用局促不安的笑容向杨宜民点头致意，扬宜民认得她，这就是勘探队员的妻子，那位女医生。

“你好，请坐，有什么事吗？”事务所里的时间可谓一寸光阴一寸金，即便是熟人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寒暄。

“是的，扬先生，我有事。我……想请扬先生为我们的婚姻估一个保底价值。”

此言一出。不仅扬宜民一愣，就连那两个实习生也不禁撂下手里的活，把目光投向女医生。

通常，一对夫妻结婚以后，要到他们中意的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一下婚姻关系价值。

并从此立挡，每隔一个固定时间，由事务所根据双方在婚姻生活中的实际表现，对这一价值进行重估。可能变高，可能降低，高不封顶，但低则有个底线，那就是剔除双方出于感情的原因自动付出的义务与承诺，仅根据婚姻法所保障的那些条目衡量婚姻关系。

一对夫妻来评估婚姻保底价值，也就意味着他们准备散伙，由主动提出离婚的一方根据保底价值向对方作出补偿。

“这是你们双方共同的要求吗？”杨宜民尽量不带感情色彩地问。女医生从挎包里掏出一张打印纸。

“他很忙，马上就要随队出发，这是他签署的意见书，您可以过目。”

扬宜民瞥了一眼意见书，一切都明白了，他转过头，吩咐实习生：“调10478号档。”

然后，他又转回身，关切地问，“你们真的要走这一步吗？”

“是的。”女医生咬了一会儿嘴唇，忽地抬起头。

“我太没有经验了，而且有些事非得结婚以后才能看出来。他是个心胸狭隘的人，斤斤计较，没有魄力。还有，我也太浪漫了，光想到感情，不想别的。过日子总要有物质基础，你也见过我们住的房子。我大学时的同学差不多都有自己的私车。他们有什么？上学的时候我哪样不比他们强？”

杨宜民又向她要了一些必须的文件，然后对她说：

“我们还要对照别的资料，结果最快也要晚上下班时才出来。”

“没关系，我可以等，我希望早点结束这场梦。”

下午下班的时挨，扬宜民将报告单交给了坐在接待室等着的女医生。她已经在接待室等了几个小时。

“21.5万元。我要提醒您，按照惯例，如果是您提出离婚，您只需赔付他在保底价值中所占份额就行。当然，如果他想提出离婚，他也这样赔付你。

“是我提的，而且我准备全额赔付，我不想占他便宜。他份额少，一直耿耿于怀。

我要堵上他的嘴。”

女医生走了，杨宜民回头吩咐实习生：“10478号档注销！”

（五）

当女医生再度出现在事务所时，扬宜民已经差不多把她忘记了。这次，女医生带来了一个年轻男子，身材魁梧，表情自信而矜持。扬宜民认得这个

人，这就是当初追求过女医生的那位富豪之子。扬宜民从传媒中得知，如今他已经从父亲创办的企业集团中得到高级主管的位置，成为真正的青年富翁。

“杨先生，请您吃喜糖。”女医生高兴地抓出喜糖在屋里散发着。

扬宜民礼貌地接下，事情已经了然在胸。

“祝贺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一周前。”女医生光彩照人。她那魁梧的丈夫带着矜持的奖容，默立在她身后，像是衬托她表演的一块幕布。

“请您为我们的婚姻关系作个评估，我相信你们，又准确又公正。不过，这次给我们建档，要给我们一个吉利编号，我们可以多付评估费。上次那个号码太不吉利。478，听上去像是‘死去吧’”

扬宜民笑了，作为评估师，他希望女医生结上十次八次婚。因为是轻车熟路，女医生早将所需的文件备齐。一古脑送到扬宜民面前。

“好吧，我们抓紧办，明天上午你们来取评估结果。”这是评估师们的惯用手法。

即使三下五除二就能得出结果，他们也要顾客等一段时间，让顾客觉得他们在费时费力地认真推敲。

第二天，女医生和青年富豪早早来了，杨宜民将一张报告单递给他们。

“1685 万元”

女医生笑吟吟地接过报告单。她怎么能不笑呢！换一个婚姻，她便得到了 20 多倍于前的无形资产，更不用说有形的资产，但是……笑容忽然在女医生脸上凝固了。

“怎么，我只占 8%的份额”

“是的。”扬宜民料到她会有此一问。“根据你们双方在缔结此项婚姻中所作努力的多少，我们确定了这个比例。”扬宜民口里解释着，心里头不断闪现着师傅的名言“谁他妈也别占谁的便宜！”

女医生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女子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屋子里顿时响起了她那尖细的嗓音。

“好啊！你有本事，不光结了婚，还跑到这里来作评估。”

这话是对青年富翁说的，因为女子的手指已经戳到了年轻富豪的鼻尖。屋子里的喜庆气氛被一扫而光。

“你说，前天夜里你在哪儿！上周三晚上你在哪儿！你对我说过的那些甜言蜜语敢亮出来让大家听听吗”

“够了！”青年富豪挥手挡开对方的手指。“你没有资格教训我。”

青年富豪冷冷地望着女医生，“你也不用这样看着我，我还是我，但我对你的感情早就不存在了。我之所以再追求你，只是咽不下这口气，我的尊严受到伤害，我哪里不如那个搞野外勘探的小子？我……”

他忽然觉得这样发泄自己郁积根久的情结有失尊严，于是他整整衣襟，冷冷地扫了一眼面前的两个女人，高傲地走出门去。

年轻女人愣了片刻，也随着跟了出去。

“什么人！狂呼乱喊的，把这儿当自己家了。”一个实习生忿忿地说。扬宜民自然心中也有气，只不过他能很好地把它封锁在皮肉里。

女医生可怜巴巴地缩在墙角里，身形仿佛一下子矮了许多。出于职业

习惯，扬宜民在脑海中迅速地为她估算了在这场婚变中失去的无形资产。他当然没有把这个数字说出来。他把一杯凉茶递到女医生手里，女医生机械地接过杯子，端在胸前，泪水不停地滴在杯子里。

又是一对新婚夫妇喜气洋洋地走进来。他们递上有关资料，交了评估费，建立了婚姻关系价值档案，然后又欢欢喜喜地走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一旁那倒霉的新娘子。

女医生的情绪稳定了一些，她放下杯子，尴尬地朝扬宜民笑了笑，勉强从嗓子里挤出一句话！

“我该走了。”

扬宜民礼貌地点点头。忽然，职业习惯提醒他，还有一件事没办完。

“等一下，您的评估报告没有签收。不过，根据刚才的情况，评估报告需要修改，无论是整体价值还是双方份额，都有改变的必要。”

女医生从桌子上拾起报告单，撕了几把，扔到纸篓里。

“谢谢，不必了，我知道它值多少钱了。”

女医生孤独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在她身后的墙上，那行龙飞凤舞的标语仿佛在招手为她送行。

“把一切标上价格！”

(完)

烟尘纪公园

作者：郑军

(一)

小鼠灵灵被治安警鼠找到的时候，已经和同伴们失散了很久。精疲力竭，靠嚼食苦涩的草根坚持下来。冒险的兴奋早被闯祸的后悔代替。当车子开进地下城时，灵灵在不安中睡着了。

一觉醒来之后，灵灵首先闻到了谷物的香味。又看到妈妈那张能给他带来安全感的面孔。那上面没有一丝责备，灵灵忍了好久，终于哭出声来。

当灵灵吃到八分饱时，妈妈才开始端出自己的问题，并且仔细斟酌了词句。

“孩子，告诉妈妈，你们到森林里去干什么？”

灵灵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我们……我们想到森林里去猎‘人’。报上说，森林里还生活着残存的人类。”

“结果呢？你们找到了什么？”

“结果？结果我们发现了大型粪便堆。他们应该带回些样品的。”灵灵口中的“他们”是指先前被找回来的同伴。

“他们带来的样品我化验过了，是‘凶鼠’的粪便。”

“那……那……”急得灵灵不知说什么好。

“你们很聪明，也很勇敢，不过还需要讲科学。报上登的一些消息是用来招揽读者的小花招，并不可信。到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还没有找到活人存在的直接证据。”

灵灵的妈妈是智鼠社会中杰出的古生物学家，以研究人类为专长。灵灵从小就在家里的古人类化石堆中长大。受妈妈熏陶，灵灵自小就掌握了许多关于人类的知识。他知道，四千万年前，有一个被称为“烟尘纪”的地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空气中硫、碳的含量剧增，臭氧层大面积破坏，极地冰层融解……那些体型较大的物种因无法适应环境而灭绝。其中就有当时雄霸全球的哺乳动物——人类。鼠类因体形细小，生命力顽强而生存下来。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发展出许多品种。有天上飞的“飞鼠”，海里游的“鳞鼠”，森林里凶恶的食肉族“凶鼠”，草原上飞奔的“旅鼠”，等等。其中一支名叫“智鼠”的品种脱颖而出，在一万年前开始了文明的进程。

人类的灭绝一直是智鼠古生物学里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到底是什么灾难使得“烟尘纪”的气候发生突变？绝大多数古生物学家支持“小行星撞击假说”，认为当时有一颗质量巨大的小行星撞进大气层并发生爆炸，使大量有毒气体散布全球。虽然学者们并未找到行星撞击地球的直接证据，但他们都认为，行星撞击假说是最合乎情理的理论。

然而，也有极少数学者提出了一种荒唐的理论，他们认为，人类曾经发展出和今天鼠类文明一样高程度的文明。有毒气体正是人类文明的副产品，人类的灭绝是自作自受。

这种理论很难赢得同行们的认可，因为人类并未留下任何有文明迹象的遗物。文明自毁论者进一步解释说，四千万年的岁月足以抹去任何文明的痕迹。不过，在找到真凭实证之前，人类文明自毁论只是一种耸“鼠”听闻的假设罢了。

灵灵从小就是一个人类迷。他的书架上摆着关于人类的图书，墙上贴着人类行为的复原图，床头还有用荧光材料制成的人类骨骼模型玩具，一关灯，这些玩具就会闪闪放光，一直将灵灵送入梦乡。在妈妈那专业化的眼光里，这些模型美感有余，真实不足，比如，玩具商们按鼠类的审美标准放大了人牙的比例，还有其它一些漏洞。不过，妈妈也没想到，这些东西如此激发灵灵的兴趣，差点让他丢在森林里回不来。

吃饱了饭，灵灵帮妈妈收拾餐具。门铃响了，一名记者寻上门来，采访妈妈。妈妈不象同事们那样古板，有条件时尽可能地与传媒机构建立联系，把这当成宣传科学事业的好机会。每次接受采访，只要孩子在身边，都要让他们旁听，以增长见识。

“据说，您和您的同事准备开办一座名叫‘烟尘纪公园’的娱乐机构，以展览活的人类来吸引观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机构，你们这样作的目的是什么？”记者问。

“主要是为了支持我们的研究事业。过去我们一直靠政府拨款开展研究工作。最近经济形势恶化，财政支出有困难，象我们这样的纯学术机构都面临着经费问题。另一方面，人类是地球发展史上一种有代表性的物种，同胞们对它也很感兴趣。”妈妈回答。

“我们知道，人类灭绝至今已经有四千万年了，请问您又是怎么将他们复活的呢？”

“简单来说，我们是运用了基因复制技术。有一种叫蚊子的昆虫和人类生活在同一时期。它们吸取人类的血液。个别蚊子吸足血液后，落在松类植物上，被分泌的树脂包裹起来。我们找到这样的古代树脂，从中取出人类的血细胞，再从中提取出基因片断，在修整后培养出真正的人类胚胎。”

“太奇妙了！”这是灵灵在记者走后对妈妈说的。“这么伟大的计划，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妈妈和同事们也是刚刚才作出规划，等有了进展，我一定让你先睹为快。”

(二)

一年后，灵灵和几个当初同去森林“猎人”的伙伴来到研究所，参观人类繁殖实验。

他们走进孕育洞后，都被机械子宫里那小小的人类胚胎吸引住了。

“吱吱，他不象人，倒象一条小鱼。”一只小鼠说。

“人类胚胎在孕育过程中，要重复古生物几十亿年的演化过程。这个胚胎只有一个月大小，正处于非常象鱼类的阶段。”灵灵的妈妈解释道。

“吱吱，他现在个头这么小，等生下来地有多大？”

“一生下来，就有我们最健壮的成年同胞那样大。当然，这还是四千万年来，我们的体格发展的结果。在人类称霸的时代，我们的身材要小得多。”

“吱吱……”

“吱吱……”

妈妈的话引起了好一阵惊叹声。

同伴们走了。灵灵陪妈妈在研究所里值班。研究所里的东西虽贵重，但偷出去也无法变卖。所以保安措施一向不严密，不料突然间铃声大作，母子俩循声查去，只见一路上锁开门毁，贼寇直闯胚胎发育洞。他们追到那里，只见灯光下，一只健硕的成年智鼠张开大口，咬向机械脐带。

灵灵猛扑上去，与来犯者搏斗。有文明就有冲突，就有搏击术。拥有长牙的鼠类以嘶咬术为搏斗的根本。灵灵在一对门牙上久有磨练，体格又已经接近成年。一番格斗后，将来犯之敌咬服。

几天后，他们来到拘留所，探视这名罪犯。因为对方并非等闲鼠辈，竟然也是堂堂古生物学家。于是，两个同行之间产生了激烈的辩论。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实验？”

“吱吱，为了阻止你们犯愚蠢的错误。人类是一种邪恶的生物，烟尘纪的时的自然环境就是他们毁掉的。”

“无稽之谈！再说，就算是你的推测成立，可几只人类生活在我们鼠类的包围中，又能有什么危险。”

“他们非常邪恶！瞧他们那凶恶的眼睛，残忍的嘴巴，阴险的鼻子。他们的灭亡是神的旨意。而你们这样作就是违背神意的。”

“亏你还是个学者，竟然用这种反科学的偏见来代替理智。如果你真的关心生态问题，与其追究几千万年前的人类的罪恶，不如由我们鼠类自己作起。推行一胎一仔制度，把我们的生育率降下来。”

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鼠类的高生育率一直是其种族生存的法定，然而，智鼠文明产生以后，智鼠凭借科学的力量抵御了天敌、疾病，自然灾害。大大减少了死亡。智鼠的数量便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成了自身发展的最大

隐患。别的不讲，就拿居住环境来说，秉承先祖的天性，智鼠的建筑学就是钻洞术。宽阔的地下城是智鼠文明的中心。然而，随着种群数量的飞升，有的地方掏空了山腹，有的地方挖到了地层深处，靠冷却系统抵御地热方能生存。不仅消耗大量能量，而且破坏了地质构造，形成无数地震隐患。

包括灵灵妈妈在内的一批有远见的鼠类学家，不断呼吁同胞正视因自身发展而导致生态危机的现实，接受手术改造，将一胎多仔变为一胎一仔。妈妈还带头作手术，所以灵灵和别家的孩子不同，没有同龄的兄弟姐妹。

比起那个疯狂而不切实际的古生物学家来，灵灵更感到妈妈的伟大。

(三)

烟尘纪公园开业了。宽阔的展览洞里，陈列着几个初生的人类婴儿。他们的啼哭声透过玻璃罩传到外面，在只能吱吱作声的鼠类观众听来，就象怒吼一样。婴儿们还不能翻身，每隔一定时间，自动哺喂器就探过头来。给他们喂一些合成蛋白奶。

“吱吱，瞧它的个头，多大！”

“它们要是长大，要住多大的洞呀。”

“它们一顿要吃掉我们几天的口粮吧，愿不得它们灭亡了。”

观众们议论纷纷。

几只小鼠未发现那层透明的幕罩，他们将零食抛向婴儿，顿时召来一只警鼠的斥责：

“不许胡闹，没看到说明牌吗？它们要是吃了不洁食物出了问题，你们的麻烦就大了！”

小鼠们都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去。只有灵灵与同龄鼠不同，常蹲在一旁，望着展室里的“幼人”发愣。一次，游人去尽，妈妈跑过来问。

“怎么，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如果那个古生物学家的设想确有其事，那该多么可怕。或许再过几千万年，我们的后代也要被下一个地球霸主关在笼子里展览了。”

(完)

青色

作者：郑军

从古至今，“未来”一直在人们面前戴着厚厚的面纱。然而，人们并不愿意坐先进时间之手揭开这层面纱，总是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未卜先知之道。在过去的一些科幻小说中，作者们也提出了两种预言未来的方式，一是穿越时空，亲自到未来走一走。另一种则是用特异功能去预感未来。不过，这两种方法“伪科学”的味道浓了一些。

在本篇中，您将读到一种新的预言方式，或许，也是最有可能实现的

方式。

(一)

翁建亭和姓丰的技师站在透明度玻璃幕墙外面，墙的另一侧是个宽敞的，每立方米只有不足一个尘埃微粒的超净空间。几只冰箱大小的乳白色金属柜静静地并立在房间中央。

“这就是‘青色’”丰技师指指那几只金属柜，表情于得意中略带敬意。仿佛里面那东西不是他们的创造物，而是带着某种仙气的东西。

“‘青色’是指这台电脑，还是指在它里面运行的软件？”翁建亭是建筑工程师出身的企业家，对技术总是并不外行。

“这没多大区别。”丰技师说。“象青色这么复杂的软件，也只有在这种亿亿次规模的超巨型光子计算机上才能运行。当然，要是严格地讲，‘青色’指的是一个巨型软件，正式名称叫‘全景运算系统’”

这还是翁建亭头一次听到青色的学名，以前，他只是常听到青色的另外一个绰号。

“我的朋友们都把它叫电脑卦师。”

“那些摆摊搞电脑算命的，怎么能和青色相提并论。”丰技师不以为然地说。接下来，翁建亭认为会听到诸如“我们搞的是科学，他们搞的是伪科学”之类的生硬辩驳，不想，丰技师却说了一番他从未听过的见解。

“青色的功能和算命有一个本质区别。算命人搞的是静态推断，青色搞的是动态推断。算命人也声称自己在预言未来，他们的依据，象手相、面相、生辰八字什么的，统统是静态的东西，青色不是这样去推断的。打个比方，您站在岔路口一动不动，青色不会有任何推断。但如果你决定往前走，或者左拐弯什么的，那么青色会告诉你，你选择的那条路是否通畅，对于您要达到的目的地来说是否是最好的捷径。”

翁建亭用最快的速度消化了对方的讲解，然后问道：“看来，青色的优势就在于它收集的信息非常全面？”

就象当初互联网本是美国军方的应用技术一样，青色原本是中国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发的大型软件，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预测。随着程序的不断完善和青色内部各界的信息逐渐增加，青色能够预言的范围逐渐从宏观向微观延伸，到后来已经可以为一些大型社会机构进行预测。于是，五年前，青色被开放成为民用项目。这段历史，向青色要求的客户都是知道的。所以翁建亭才对青色的功能作此理解。

但丰技师并未认可翁建亭的体会。

“不不，青色最本质的东西并不在于信息全面。美国国家统计局的信息比我们更齐备，但他们的电脑并不能作出预言。还拿刚才那个例子来说吧，如果把您的当作一辆车，把企业所在的环境——从它所在的城市到它所在的行业，所遇到的政策法规，当成它要驶过的路，而您要求预测评估的企划案则是您为这辆车选择的行驶方向，这时候青色的本领才能显示出来。因为您的企划案要实施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里，贵企业这辆车所面临的‘路况’千变万化，绝不象真实的道路那样，除非地震，山洪，否则总会老实地呆在那。换言之，青色能告诉你的，不是今天的‘路况’，而是未来的‘路况’。”

本来，翁建亭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将所要咨询的内容传输过来，但他

不想作‘隔山买老牛’的莽行。尤其是因为朋友们对青色的本领赞不绝口，称其能掐会算，未卜先知。

对于受过严格自然科学训练的他来说，这样的功能超越了他的常识。所以他要见识一下青色的庐山真面。

在谈话的另一方，丰技师不不厌其烦地为一个顾客讲青色的原理，也有其良苦用心。

自开放放民以来，青色的效益一直不佳。包括丰技师在内的开发者们都是纯粹的科学家，不懂什么市场营销手段。只有实打实地剖白青色的本领，以此换取顾客信任。

“这恐怕有点玄了，青色能预知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

“青色本来的使命就是这个。您的企业只不过是这个大趋势中的一部分。青色当然可以预测。”

翁建亭微微地摇了摇头。

“您知道我们为什么给‘全景运算系统’取名为青色吗？”丰技师并失去耐心。

“愿闻其详。”

“因为设计青色的思路就取自‘深蓝’，而青色的功能又远远强过深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我们才把它叫青色。”

“是战胜卡斯帕罗夫的深蓝吗？”

“正是。任何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归根到底都棋类游戏差不多，那就是在固定的规则的约束下，选择招法的政治、军事、经济、体育等领域，都有各自的游戏规则，或表现为法律制度，或表现为契约，或是风俗习惯，或是体育比赛规则。等等。当事人其实都是在这些背景下选择招法。规则是死的……”

“招法是活的。”翁建亭象个不安份的学生。

“不，招法是半死的。”丰技师直述真意，没顾虑到学生的面子。“比起人的想像空间，人的行动空间要狭窄得多。比如，您很快要返回您公司的总部所在的城市。理论上讲，您可以步行回去，可以骑自行车，可以乘机动车。可以乘飞机。但您是位事务繁忙的企业家，所以您几乎肯定不会选择比机动车更慢的交通方式。最大可能是乘飞机回去。”

翁建亭自幼标新立异，最不喜欢别人用常规俗套来解释他的行为。尤其是现在，他作为一个资产数亿的大企业的老板，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自认为拥有从没有过的自由度。但是，想到密码箱中已经定好的返程机票，他不禁心头一震，仿佛一张无形的网正从丰技师那边罩过来。

(二)

丰技师对此全无察觉，他不过是想把总是说得更清楚一些。“棋类比赛最概括地模拟了人类的社会行为。我举另外一些例子，或许您的认识会更进一步。那就是智谋型的电脑游戏。《三国英雄传》、《文明时代》、《中关村启示录》、《甲A风云》、《斯皮尔伯格的策略》等等。乍一看，这们的内容大相径庭，可基本规则完全一样：拥有实力，利用条件争取胜利，然后再把胜利转化为新的实力。一个武将、一个足球教练、一个电影导演，他们在游戏中的位置和作用几乎完全等同。”丰技师继续着他的讲解。这些技术原则都是

他们费尽心血发现的，所以讲起来总是滔滔不绝。

“也就是说，你们只不过把一些电脑游戏作得复杂一些？”还在上学时，翁建亭就不习惯别人长篇大论地跟他讲，成为董事长以后更是如此，于是他不停地打着岔。

“社会生活本身的确就是一场巨大的棋局。”丰技师抬手指了指窗外：“你看，外面新扩建的马路属于城建局，路边那一幢商住两用楼属于一家房地产公司，一楼底商中新开业的家电维修部属于一位个体户，在那门口和那个班车站，和站上等车的人们则属于一个科研院所。因此，他眼前的这图景，就是以上四个棋手多边对弈的结果。尽管他们在不同的领域，有形式上不同的游戏规则，招法的具体表现也不同，但抽去具体内容后，抽象的规则和招术是完全相同的。”

翁建亭被这一番讲解震撼了，依照丰技师的理论，自己不过是一场巨大棋局中的微不足道的小棋子。这和他的自我感觉颇有抵触。

“可说来说去，你们不过是把某些游戏程序变得复杂一些罢了。用这种单纯的方式理解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恐怕有失偏颇吧。”

丰技师点点头：“当然，要把棋局丰富还原成社会规律，还要作一些实质性的调整。

比如，真正的棋局里只有两具棋手，而在社会这局庞大无比的棋局里，有成千上万个棋手，每一刻都有不少棋手加入，也有不少棋手退出。又比如，在真正的棋局里，每下完一步，棋盘上的形势就会静止下来，供双方作判断。这在生活中也是不可能的。当你费尽心心作出判断时，真实情况已经发生变动。再比如，在真实的棋局里，每一方的行动目的都很明确，击败对手。而在现实生活里，每个棋手的行动方向却很很不统一，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不能消灭对手，还要帮助其他棋手成长壮大。可以说，在固定棋局的情况下，发展出演算这些复杂情况的方法，正是青出于兰之处。由此，从简单棋局中推导出的规律就可以运用到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来。”

丰技师指了指那几台金属柜，由于动作快，翁建亭一时没看清他具体指的是哪一只。

“从青色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千上万个棋手的资料就进入他的虚拟棋局中，在里面博弈、较量，不管有没有人向它咨询，全景运算系统从不停止。由于电脑运算的速度总要快于现实生活的发展速度，因此，青色内部的棋局比真实的社会棋局逐渐领先，从目前的情况看，青色的总体运算速率四倍于真实事件的演变。青色从诞生至今已经满十年，也就是说，它已经看到了四十年后的未来。”

翁建亭的好奇心顿时大增。“我的公司也在这局棋里？”

“当然，青色和国家工商管理局联网，就算是街对面的那家小店，如果他们在基层工商所注册，就会自动进入青色系统，反复运算，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运算结果，直到执照吊销的那一天。当然，输入青色系统的都是你在各个国家机关申报的公开数据。”

“那么，我想看一看飞鹰公司三十年后的面貌。”

“当然可以，不过……”

“我付钱。”翁建亭掏出了信用卡。在丰技师的操作下，青色很快给出了答案。结果令翁建亭振奋。按营业额计算，飞鹰公司将进入世界前五百家大企业的行列。只是……”

“什么，飞鹰公司将成为影视产品制作公司？我什么时候需要靠那些搔首弄姿的人赚钱？”翁建亭大为愤然。

“哦，青色是不考虑个人性格方面的要求的。它只是按照各个领域的游戏规则去玩，比如一家企业，它就只考虑如何令其利润最大化。”

“也就是说，如果我要不拍电影什么的，我就进不了世界前五百强？”

“看来是这样。由于青色内容的资料越来越多，青色的预测越来越准确。”

“那么说，我们就只好象列车一样死板地在轨道上开了？”

丰技师摇了摇头。他对翁建亭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充分的准备，看来青色已经接待了许多难缠的角色。

“青色的运算只是社会发展趋势的中轴线，真实情况不过是围绕着这个中轴线上波动罢了。并且每有偏差，青色本身一旦得到资料，就会自动作出调整。青色有三个信息来源。一是国家统计局的信息库，一是各种网站上的公开信息。青色循环往复地访问全世界的网站。再一部分，就是咨询者咨询时提供的信息。因为你们要咨询的内容，肯定就是你们准备去作的。这样就保证了信息的最大准确性。青色不断更改自己新的预测起点。比如，刚才那个运算结果就是青色根据贵公司直到目前的表现判断的。”

“等等。”翁建亭看出了不妥。“你是说，如果我们向青色咨询，那么我们的企划案同时也成为它给别人作预测的依据？”

“正是这样。当然，您的飞鹰计划目的只是一个计划，青色会把它暂存在一个子程序里，如果您实施了这一计划，再把它归入全景运算系统。从您的角度，社会是一个舞台，您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实施您的计划。但从别人的角度，您的计划一旦实施，就会成为别人需要面对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

“这恐怕不妥当吧。要知道每个企业都有很多竞争对手，他们也会到这里搞预测，飞鹰计划是我们的商业秘密。”

“您多虑了。”丰技师俯下身，指了指监视器一角上不停闪烁的一个九位数字。

“您瞧，刚才青色为了推算出您所需要的结果，作了七亿多步运算。这还是一种简单的预测。如果我们调出这些运算一步步察看，任何一个人有生之年都无法看完它。当然，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也不允许一个客户调查其它客户的资料。这在您正试进行预测前与我们签嘱的合同中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我不接受这个协议。”

“那只有抱歉了。要知道，青色之所以能给您作预测，也是参照了其他客户在预测时留下的信息。”

“但刚才那次预测，您并没有要我签什么协议。”

“刚才那次预测使用的是公共信息。而如果为您的飞鹰计划作预测，必须把该计划整个地输入到青色中去。”

一切都无懈可击。经过十年的发展，不仅青色成熟了，连使用青色的规矩都成熟了。

“您放心。青色存贮着世界上数以千万计的公司、法人的资料。其中绝大部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仅不了解，甚至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青色自己收集信息，并进行推断。”

听到丰技师这番话，翁建亭又生出一份好奇心。

“您刚才说这里有成千上万个棋手，具体数字是多少？可否奉告？”

“可以，嗯，全国各级政府机构、一直到乡镇和街道办事处一级；各类

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只要正式注册的，青色就知道它的存在。此外，还有一些重要人士，如各级政府主管，企事业单位主管，体育或演艺界名人，高级学者，优秀撰稿人、股评专家等等。他们对社会构成的影响要大于普通人，也在收录之列。另外，还有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对于一些大国或与中国各方面关系密切的国家，还包括它们省州一级，甚至县市一级的政府。所有与我们有经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里排位靠前的大企业，根据国家大小，从前 100 位一直排到一千位。还有另外一些选择依据。总计……一千八百万左右！”

翁建亭凝视着青色，这回他才真的被震撼了。在他们谈话的这段时间里，青色安静地呆在那里，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动上一动。玻璃幕墙甚至连电流的哗啦声都滤掉了。

但正是在这个静到极点的躯壳里，千万计的棋手正在不停地较量，争斗构成一局有始无终的，洪流般奔涌不息的棋局。

（三）

褒贬是买主。在丰技师的印象里，翁建亭还不算最难缠的顾客，尤其是当他签下协议，再次掏出信用卡时，丰技师觉得刚才那一番唇舌都得到了回报。

程序员正在将飞鹰计划翻译成青色能懂的程序语言。翁建亭和丰技师等在一旁。

“天天守着这么一个宝贝，你们迄不成了神仙？”翁建亭说。

“哈，”丰技师摇摇头。“我们不是神仙，它是。就象当初，是深兰打败了卡斯帕罗夫，而不是它的设计者。把深兰的设计者捆在一起，也下不过卡斯帕罗夫的。”

只见程序员挺直身子，右手食指敲了一下回车键。监视器上出现了一张代表青色的娃娃脸。接下来，预测结果便出现在翁建亭面前。

“飞鹰大厦将在进行到第二十二层至第二十六层间停工？”

大概是为了提醒顾客注意，程序设计者特地在此类否定性答案后面安排了一个红色惊叹号。望着那一明一灭，独眼般的惊叹号，翁建亭一时反应不过来。以为有人和他开玩笑。

“怎……怎么？停工。问问它，是临时停工吗？”

大概由于问题简单，丰技师并未再收费，程序员键入问题，青色立刻给出了答案：

“永远！”

丰技师对建筑业一窍不通，青色的答案对他来说只是一行逻辑清楚的汉字，翁建亭则不然，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幅惨景：他那宝贝大厦裸露着钢筋水泥的内脏，任凭凄风苦雨吹打。果真如此，停止下来的不仅是一幢大厦，他的飞鹰公司也将跌落尘埃。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让我看看青色的运算过程！”翁建亭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

“不，先生。这不光是因为我们刚签了合同，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瞧，它运算了三亿多步，您就是每秒种看上一条，也要昼夜不停地看上十年。我觉得您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停止飞鹰项目。避免无谓的损失。”

(四)

丰技师认为最容易作到的，恰恰是翁建亭最难作到的一条。这不光是因为翁建亭的这个工程已经在企业界传开，关乎公司声誉。更因为翁建亭从小就不信邪的本性。他知道，商场是个变幻莫测的舞台，今朝春风得意，明天一败涂地。如此诡秘玄妙，把许多商家都推进了迷信的怀抱。其中尤以房地产业为甚：拟定计划时要先看风水，测运势；开工时要杀猪宰羊，祭天拜地；工程进行时要谨守各种忌讳；末了赚不到钱，开发商还要撂下一步句话：我没那个财运。

翁建亭不屑于和这些人为伍。他是建筑学院的高材生，一条条科学定理构成了他的世界观。这次向青色咨询，也是因为他从某权威学报上读到一篇评论文章，说青色的研究成功突破了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前沿课题。他才有些动心。可是测试结果依旧使他联想起街头摆起的那些“电脑算命”的卦摊。

“还没干就宣布死刑，哪有这样的。简直是卖狗皮膏药。”青色冷酷的预言反到激起了他的冲天斗志。回到公司他就立刻下令，飞鹰计划全面上马！

当然，青色那深不可测的影子在他的脑海里毕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严令手下把飞鹰计划的每一步都重新审核一遍：融资、募工、拆迁、土建、材料供应、广告宣传、公关运作……必须万无一失。为此，公司里百十台工作站、个人电脑不停地运转着，翁建亭相信它们加在一起的能力不次于那个算命先生。

飞鹰大厦雄鹰般拨地而起。翁建亭眼观六路。往小处看，工程进展顺利。往大处看，市面繁荣，股价坚挺，宏观经济形势运行良好。翁建亭放眼四外，不见一丝乌云。

“或许，青色百密一疏，而我的飞鹰计划就是那不知多少万分之一的不合常规的例子。或者，青色的运算逻辑本来就有毛病。”翁建亭暗自窃喜。

当大厦主体建到第十八层时，日报的国际版登载了一则微不足道的小消息：西非小国布基纳法索的股市暴跌！

布基纳法索远在海外，且经济弱小。不要产股市暴跌，就是涨上了天，与翁建亭也没有关系。他没有看内容就从这个标题上移开了目光。

第二天，翁建亭刚上工地，民营华丰银行突然来电话，请他火速前去议事。华丰银行是飞鹰集团最重要的融资机构，怠慢不得。翁建亭立刻赶到那里。华丰银行总裁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候。

“你看……这条消息。”总裁把昨天的日报递给翁建亭，指头点在“布基纳法索”几个字上。

“这消息我看到了，怎么……”

“是……是这样。”总裁的嘴里象含了块热豆腐。“金海基金会前些日子进入布国股市，一直作多，拉高股价。不想被布国股市监察机构发觉，制订了几个相应政策，专门打压他们。金海基金全军覆灭。”

“是啊，然后呢？”翁建亭对总裁的吞吞吐吐感到不耐烦。

“一周前，他们……向我们拆借了大笔资金。”

翁建亭的眼睛立刻瞪圆了。这种拐几道弯的事情他如何能及时知道。

“什么，你们借了多少？”

总裁垂下头，默不作声。

“我不管你们借给他们多少，答应借给我们的一定要如期拨给。我们之间有合同。”翁建亭觉得一张大网正在向他身上束上来。

“翁先生，”总裁鼓足了勇气，摆出一副破罐破摔的样子。

“您还不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已经……破产了。”

翁建亭二话没说，赶回公司。亲自检查财务状况。然后向外拨打一个又一个电话。

请求其它金融机构予以融资。然而，金融机构是商界的神经中枢，风吹草动最先知道，电话那边的人异口同声回绝了翁建亭的要求。理由是飞鹰集团的资产结构不合理，贷款风险过大。

大厦又升高两层，材料供应商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纷纷停止赊供货物，并且催讨以前的欠款。

大厦又勉强爬升了两层，已经预购了楼花的买主也闻风而动，找上门来要求退款。

翁建亭无力应付众多债主，只好借故躲避。

飞鹰大厦最终停止在第二十四层上。不久，那裸露在风雨中的灰色楼体就成了的士司机们的一个路标。

（五）

翁建亭再次来到“全景运算研究所”。出乎他的意料，研究所的值班室里新增加了两名保安。他们仔细地翻过翁建亭的密码箱。

“这是什么？”保安员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小瓶，问道。

“香水，夏天去汗味的，怎么，有问题吗？”翁建亭很奇怪，上次来并没有这么繁琐。

保安员查不出什么，又用目光扫视翁建亭的全身。时值盛夏，翁建亭薄薄的衣服进而不可能藏着什么东西。

“看样子有小偷光顾你们的研究所？”凭经验，翁建亭觉得这两个保安都是半路出家，临时配备的。研究所好象忽然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先生。您请进吧。”一个保安员不好意思地让开路。

负责接待的仍然是那位丰技师。丰技师端详了他一会儿。

“您，您好象是位房地产开发商。”

翁建亭赶快通上姓名，暗想，这青色的生意果然了得，象自己这样级别的商人都不能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七个月前我来咨询一个企划案。叫飞鹰计划。”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丰技师终于有了印象。

“好象是青色把你的企划案否定了。”

“确实如此。”

“后来呢？”

“后来，当然把它中止了。”翁建亭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对方的神色。

“那就好，那就好。”丰技师很真诚地说：“有些人来这里咨询，只是想从青色这里讨个吉利话。一旦听到反而预言就不以为然，逞强冒进。结果自讨苦吃。”

翁建亭怎么看，都看不出对方是在挖苦自己。看来丰技师对飞鹰计划的现状确实一无所知。当然，如果青色真的象他说得那样明察秋毫，飞鹰集

团破产的信息此刻应该就在幕墙那边的并行式光子中央处理器中，作为一个巨大棋局的一点背景资料。

“这么说，青色就象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喽？”

“不能这么说。”丰技师显然没有听出翁建亭语气中的嘲讽。

“青色只是全知，并不全能。没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它连自己接通电源都不会。”

“谅你也不会全知全能。”翁建亭在心里狠狠地说着。不过，他发现这次丰技师不象上次那样气定神闲，象是有什么事情令他心不在焉。便在此时，程序员走了进来。

“有线索吗？”丰技师一脸企盼的神色。

程序员摇摇头。“唉，大海捞针一样。我看，是不是先停止对外业务。”

“那样会引起外界猜测。而且，我们也有些老客户，比如这位先生……”丰技师转过头来，问道。“您是不是要作预测？”

“正是，但不知你们方便不方便。”

“哪里，”丰技师断然否定。翁建亭觉得青色可能出了什么问题，或许会导致计算错误，眼前这位丰技师想隐瞒这个事实。不管怎么说，他今天要办的事情绝不能停下来。

翁建亭递过信用卡，程序员将它放入电脑外设，从翁建亭刚设立的一个户头上提取了五万元咨询费。为了获得一个再次打开青色的机会，已经破产的翁建亭尽最后的努力凑齐了这笔钱。

程序员果然打开电脑终端，监视器上出现了青色的卡通笑脸。在翁建亭眼里，这是回光返照的笑容。

“请你把要咨询的内容交给我处理。”程序员头也不回地说。

“好的。”说着，翁建亭打开密码箱，取出小瓶，将一股腥臭的液体喷向程序员。

程序员闪躲不及。晕倒在地。

“你……！”没容丰技师喊出声。翁建亭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也将他喷倒在地。

那是一瓶防身用的麻醉剂，门口那两个业余水平的保安没有认出来。

翁建亭掏出一张软盘，保安员也看到过这东西，不过低估了它的危险性。翁建亭将软盘塞进终端的软驱，敲动键盘。监视器上青色的笑脸开始扭曲、变形，最后支离破碎。

青色以其特有的高速度电脑病毒毁掉了。

翁建亭坐下来，一面满意地看着青色毁掉的过程，一面等着保安员来抓自己。他再没有什么牵挂了。

(六)

拘留室里，翁建亭身心俱疲地瘫在座位上。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刚作的那件事是平生虫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

丰技师已经恢复过来，在警察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气愤地问：“你……为什么毁掉青色？”

这个问题翁建亭在动手前向自己问过多次。也经历过极为复杂的思考。但此刻，他只想告诉对方最简单的答案。

“青色太可怕了。它能动摇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它不应该存在于世上。”

出乎意料，丰技师既没有予以驳斥，也没有表示更多的愤怒，反而长叹了一口气。

“唉，也许这就叫命中注定？一周前青色得出结论，有人要在这几天毁掉它。可它用了五亿多步运算才得出这个结论，我们根本找不到防范的线索。”

(完)

